

马克思人本思想的科学内涵透视^{〔*〕}

○ 吴永祥¹, 吕立志²

(1.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江苏 南京 210016;

2.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所, 江苏 南京 210016)

〔摘要〕马克思的人本思想是马克思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容,这一思想是在对西方人本主义传统的批判性继承和超越中形成的。本文以“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为逻辑起点,以“现实的人”为实践基石,以“人类的解放”为价值旨归,以“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对马克思的人本之“人”和人本之“本”进行深入分析。以期对马克思人本思想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关键词〕马克思;人本思想;实践;异化

对人的问题的关注是人类历久弥新的永恒话题。古今中外很多学者、智者都在努力破解“人”这个神秘的“斯芬克斯之谜”。古希腊文明中丰富的人文思想、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对人性的肯定与张扬、空想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这些人类历史上的重大思想流变都为马克思人本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其中,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唯物主义在批判和超越了德国古典唯心主义之后,对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形​​成又具有深刻影响。马克思、恩格斯在对前人思想的批判、甄别和吸收的基础上,创立了历史底蕴丰厚、源远流长的马

作者简介:吴永祥(1979—),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讲师,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博士在读,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高等教育管理;吕立志(1959—),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高等教育学。

〔*〕本文系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产学研合作与高校创新力研究”(11EYA005);江苏省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资助项目“职业胜任力视角下高校教师人力资源能力建设研究”(CXZZ12_0135);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指导项目“生态学视角下我国研究型大学学术发展的战略路径研究”(2014SJD054);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研究型大学学术发展的战略路径研究”(NR2014052)的成果。

克思人本思想。

一、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类生存的“应然”状态

马克思人本思想的逻辑起点是“自由自觉的活动的人”。马克思从这一价值悬设出发,来批判非人、异化的人的生存状态。努力把劳动由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变成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进而把非人、异化的“实然”的人的生存状态变成“应然”的自由自觉的活动的人的生存状态。^[1]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为何是人类生存的“应然”状态?为此,马克思在从对人的异化问题,特别是宗教异化和劳动异化的思考中,在对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的类本质的探讨中将这一问题不断引向深入。

在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中,历史从绝对精神异化为物质世界,再从物质世界回归到绝对精神中去。而费尔巴哈把异化理论用作反对宗教神学的武器,他用“神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的命题,将宗教归结到其世俗基础上,说明并非上帝创造了人,而是人创造了上帝,他认为“从宗教上的自我异化,从世界被二重化为宗教世界和世俗世界这一事实出发,”^[2]人不应该对神产生崇拜和爱戴,而是应该爱人自身。费尔巴哈把人看作是“纯自然”的存在物,这具有局限性,但这一命题有利于促进人们当时的思想解放。为克服宗教异化,费尔巴哈进而提出要在现实社会中建立“爱的宗教”,把实现人的本质力量的途径归结于“爱”。费尔巴哈从人与动物的区别出发,分析了人的独特性,认为人区别于动物的独特性在于“意识”,即理性、意志、爱。这虽然客观上对维系人们的情感需要具有积极意义,但是把实现人本主义的全部希望都寄托于爱的道德教化则是其致命缺陷。恩格斯指出,在费尔巴哈“爱的宗教”中,“爱”的力量能够帮助人们解决所有的困难与困惑。这样,费尔巴哈的人本思想仍然是缺乏革命性的,也必然走向历史唯心主义。

马克思在继承费尔巴哈“人是类存在物”的命题的同时,批判地指出,“人是类存在物”中的“人”应该是具有实践特性的人,而这种实践特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从而突破了费尔巴哈从“人自身”来考察人的历史局限性。在马克思看来,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性,归根结底应是“自由自觉性”,“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3]由此可见,“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亦即“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的类本质,因而也是人类生存的“应然”状态。正如马克思所言,“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4]人类的这种类特性,导致人与动物产生根本差异:动物仅仅能按照其所属的某个“种”的法则来生存,但是人却能按任何“种”的法则从事生产。

马克思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的社会性的确证,虽然其不能区别出人与人之间的不同本质与个性差异,但却为深刻揭示异化劳动与人的异化埋下了伏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应然”生存状态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却是工人

倍受奴役、不自由的“实然”生存状态。因此,私有制和异化劳动是人“自由自觉性”的本质丧失的致因。

一方面,人的本质的“实然”状态是:现实社会中的人(特别是工人)由于受异化劳动和私有制的束缚与奴役而沦为丧失或不符合人的本质的人。为此,马克思从对象化劳动的异化出发,揭示了“异化劳动”的典型特征。一是物的异化,即劳动产品异化成为劳动者的对立面,“劳动产品,作为异己的东西,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独立力量,是同劳动对立的。”^[5]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的劳动成果同自身占有的对象成反比。二是自我异化,即劳动行为同劳动者相异化,物的异化究其根源是自我异化的必然结果。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劳动者的劳动是不自由的、被压迫的活动,“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6]三是作为类存在物的人的异化。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异化劳动使人的自由自觉性的活动不复存在,劳动异化的过程就是人的类本质出现异化的过程。异化劳动使人的自由自主的类生活变为维持人肉体生存的途径而已。四是人类异化,即人和人的关系相异化。当人与人自身的劳动产品、劳动活动、人之类本质产生冲突与异化时,也必然要同其他人相对立。剥削与被剥削的根本对立关系就是人与人关系异化的集中体现。

另一方面,人的本质的“应然”状态是拥有或符合人的本质的人,即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的人。虽然这是一种“超越现实”的“未来社会”的理想化的人,但是广大受压迫、被奴役的工人对“应然”状态这一人的类本质的追求始终没有改变。异化劳动造成了两个严重的后果。其一,贫富分化加剧。无产阶级创造的巨额财物被资本家强制占有,无产阶级却穷困潦倒。劳动的异化,使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劳动过程、劳动成果都演变成了束缚工人的锁链。其二,阶级对立加剧。资本家和工人阶级在异化劳动过程中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也必然带来反差鲜明的历史命运。因此,劳动异化从根本上来看就是资本家对广大工人阶级的剥削与统治。“实现劳动所需要的一切对象的要素,都表现为同工人相异化的、处于资本方面的东西。”^[7]马克思进而指出,私有财产既是产生异化劳动的根源,又是异化劳动的必然结果。劳动异化并非永恒存在的,它将产生出消灭劳动异化的现实条件,“从劳动方面来说表现为劳动的外化过程,从资本方面来说,表现为对他人劳动的占有过程。”^[8]因此,废除私有制是消灭异化劳动的根本途径,要废除私有制,必须进行共产主义运动,探寻无产阶级及全人类解放的条件和路径。^[9]

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要实现人的理想化本质的复位。人的本质的“应然”与“实然”的两重性恰恰反映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所表现出来的人本之“人”与人本之“本”的分化,佐证了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二重性。然而,这种丧失人的“应然本质”而又进行着现实活动的人的“实然本质”是什么呢?《手稿》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缺位的。这是由于马克思在《手稿》中事先假定一种人以未来社会的理想化本质来考量现实的人,

从而造成现实的人没有本质的理论困境。^[10]

二、人是处于特定生产关系和生活世界的“现实的人”

要想科学地诠释人的生存与发展,必须立足于实践与现实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把人的社会本质的观念建立在实践观点基础上,使其成为“现实的人”的基石,从而实现了对人的认识的革命性变革。马克思的“现实的人”是从事一定实践活动的人,是位于一定社会关系的人,更是处于具体生活世界的人。因而人的存在是社会的、历史的存在,凸显了人的主体地位和主观能动性,这既超越了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对人的认识,又脱离了传统唯物主义只从直观或客体方面去分析人的做法。马克思对人的认识不是“抽象”的或“思辨”的,而是“现实”的和“实践”的。马克思对“现实的人”的认识本身就是一个历史的发展的过程,他通过对市民社会的考察找到了人类历史发展和人的本质的钥匙。

在《莱茵报》担任编辑时,马克思触碰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大量黑暗的社会现实,如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出版自由问题、摩塞尔河周边贫困农民问题,透过这些问题,马克思认识到,在存在剥削阶级的国家,法律是为剥削阶级的利益服务的。为深刻揭示问题背后的规律,马克思决定退回书房潜心进行研究。马克思首先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人本思想。黑格尔注重人的理性的觉醒,强调“绝对精神”与“纯粹理性”,把抽象的人格作为具有实在性的市民社会的可能性,把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理解为“伦理”概念客观化过程中所经过的环节。对此,马克思、恩格斯反对抽象地考察人及其所结成的社会与国家,指出社会结构、国家体系产生于现实中个人的生活过程,对人的“社会特质”与“私人特质”的区别进行了科学辨析,强调法律为人而存在,人创造了宗教、法和国家制度。从一定的唯物史观视角阐明了人的社会性质与历史角色,具有一定的里程碑意义。

马克思“现实的人”的思想主要是在批判费尔巴哈的“自然的人”的过程中形成的。费尔巴哈从“感性具体的存在开始”,强调存在决定思维,感性存在是世界的本质,以求对以“绝对精神”为中心的黑格尔思辨哲学进行唯物主义改造,使其转向以“现实的人”为第一原则的人本主义哲学。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在批判黑格尔将人从“神化”转向“物化”的历史进步性进行了肯定,并对“现实的人”做了史无前例的科学阐释。

其一,“现实的人”是现实生活世界中“从事物质生产的人”。随着对劳动过程的进一步分析,马克思认识到,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他指出:“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11]“现实的人”是从事实活动的人,必须与他们的活动以及物质生活条件相联系,因而是一种实践存在物。以人为本首先是要发展社会的物质生产,满足人们的基本物质需要。^[12]在这里,马克思提出,人们的物质利益关系伴随着劳动产品的产生而产生,正是这种“自然的必然性”、“利益”把人们

彼此连接起来,恰恰是这种社会关系,直接决定着人们的社会本质。很显然,马克思在这里通过物的关系触摸到人和人的关系。

其二,“现实的人”是发展变化着的“社会关系的人”。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认为人的真正本质并非“自由自觉的活动”这一理想化的本质,而是社会本质,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3]该论断是人类认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人的本质”的科学界说。马克思指出,人在劳动实践过程中产生了两种关系:一种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能量与物质的交换关系,由此产生了改造自然的能力——生产力;另一种是人与人之间形成的经济关系——生产关系。从事实践活动的人总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创造着历史。但同时,马克思认为,人类实践活动是客观的历史活动,只有尊重客观规律才能取得好的效果,要反对传统哲学中一味强调主体的决定作用,把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区别开来。^[14]所以,恩格斯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称之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15]

其三,“现实的人”是实践基础上的“历史的人”。费尔巴哈认为人仅仅是从属于感性的自然界的,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人们的意识只是自然人的固有属性罢了。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16]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所谓的“自然的人”并未被放到人的实践活动中去理解,相反,只是“停留在抽象的‘人’上,并且仅仅限于在感情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独的、肉体的人’”。^[17]因而这是一种非社会的存在,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现实的人”。并且,费尔巴哈没有把感性世界融入历史的进程中,没有看到历史动态变化的过程,其“现实的人”是一种非历史的存在。马克思还指出,人是历史的“剧作者”和“剧中人”,社会与历史的发展依靠人、为了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18]马克思以历史来解释人性,而非以人性来解释历史,从而在实践基础上实现了由超验世界向人的生活世界的回归。

综上所述,马克思人本思想的立足点是现实的人,现实的人就是在实践基础上的、一定社会关系中的、处于具体生活世界中的人。^[19]人的实践既是合规律的活动,也是合目的的活动。^[20]人的社会本质既不是费尔巴哈眼中“抽象的人”,也不是马克思《手稿》中“理想化本质”的人。人的社会本质是现实的、发展变化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的本质就是在剥削压迫下进行劳动的人,共产主义社会工人则是自由全面发展的人。可见,马克思对人的关怀更为现实——提升到人的解放的高度,因而使自己的理论更为革命。^[21]

三、在“自由人联合体”中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终价值诉求。人的自由

全面发展既是实现人的本质的途径,也是人的本质实现的结果。^[22]在马克思看来,人的自由发展简单地讲就是成为自由的人,即“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23]人的全面发展是“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24]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的个性、社会关系性和人类主体性的全面发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标志着人与社会发展的真善美的统一。

第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人类社会的全面发展紧密相关。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开篇就提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25]正如卢梭所指出的,“人是生而自由的,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26]人的解放是人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社会条件。只有把人从制度压迫、经济剥削、思想束缚和劳动异化中解放出来,才能实现人的人身自由、政治自由、精神自由。要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就必须通过阶级斗争推翻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废除私有制,实施无产阶级专政,大力发展生产力,为实现人类的全面解放创造物质条件和经济保障。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发展的最高形态,即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统一,“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了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它们受联合起来的人的个人支配”。^[27]共产主义的本质是“自由人联合体”。人类历史在先后经历“自然共同体”和“经济共同体”之后,终将走向“自由人联合体”。只有建立“自由人联合体”,才能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第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人的能力与素质的发展。从人的类本质来看,人的发展就是人的劳动能力的展示,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展示。总体来说,人的能力素质发展就是一个人的脑力、体力等一切潜能的充分发挥。除了每个人的主观努力之外,人的能力素质发展需要社会为其创设各种有利条件。

其一,人的能力素质发展需冲破旧式分工对劳动能力的束缚。在私有制条件下,旧式劳动分工导致个人能力的发展是片面和畸形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要消灭关系对个人的独立化、个性对偶然性的屈从、个人的私人关系对共同的阶级关系的屈从等等,归根到底都要取决于分工的消灭。”^[28]变革旧的分工能够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条件。

其二,人的能力与素质发展,需要拥有充分的自由时间。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自由时间是指个人“可自由支配的时间”或“能促进自身发展的时间”,包括个人接受学校教育的时间、担当社会责任的时间、自由发挥脑力和体力作用的时间等。马克思曾经指出:“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他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29]由此可见,自由时间能够使占有它的主体的能力素质得到提升。只有缩短劳动时间,才能增加自由时间,因此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状态下个人才能拥有足够的自由时间。

其三,人的能力素质发展需要社会为其提供锻炼的机会,“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的即体力和脑力能力的机会”。^[30]在共产主义社会里,

人们可以凭着自己的兴趣在任何部门发展。

第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人的自由个性的发展。自由个性也叫个性化人格,马克思指出,“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31]不难看出,人只有得到了自由才存在人的个性。马克思的“自由个性”是对资本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受奴役、被压迫的不自由生存状态的颠覆,在马克思看来,自由个性主要包括:(1)非他律性,能自我控制和自我调节;(2)非强制性,能按照自己的认识和意志做出选择;(3)自觉性,能依靠主体能动的力量去认识和改变世界;(4)独特性,每个人都是类社会群体的一份子,能够自我发展和自我改进。实现人的自由个性,就要满足其成长与发展的需求与需要。马克思认为人的需要是通过人的实践活动产生和发展的,同时,人的实践活动本身和社会关系本身也会成为人的需要。人在社会实践中,不仅有自然性需要,还有精神需要。同时,生产力发展水平又制约着人们需要的满足程度,马克思指出:“人们每次都不是在他们关于人的理想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取得自由的。”^[32]因此,自由个性与人的关系和人的能力一样,都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只有在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共产主义社会,人的自由个性才能实现。

第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人的社会关系的发展。“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33]社会关系广阔与否往往能够决定一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程度,人的全面发展必将经历一个社会关系更加充分、开放和全面的历史过程,并需要一些主客观条件,同时,社会关系的全面丰富意味着个人与他人要拥有社会群体多个成员的身份,他们摆脱了民族、分工、地域等狭隘性,形成了多领域、多层次的社会联系和紧密的互动关系,从而使人变成具有全面社会关系和普遍交往的人。只有到了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即“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阶段”,人才能实现作为人的应有价值和主体地位,人的全面发展与他人及社会发展也才能相统一。

综上所述,人的自由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是辩证统一的。全面发展强调人“外在的”体力、智力、素质能力、社会关系等全面而普遍的发展;而自由发展强调的是基于个人兴趣爱好的“内在的”独特品质与独立人格。人的自由发展需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逻辑前提和实现途径,人的发展越全面,自由发展的平台就越广阔;人的全面发展需要以人的自由发展为价值诉求和逻辑终点,人的自由程度越大,人的全面发展的程度才会越高。

马克思人本思想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立足人的实践,既见人又见物,科学地揭示了人的本质及其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34]马克思从异化之维确立了人的理想化本质,从实践之维确立了人的社会本质。^[35]马克思的人本之“人”具有阶段性特征,在资本主义社会,人本之“人”是无产阶级;在共产主义社会,人本之“人”就是全人类。其人本之“本”包含两个层次:满足人的基本生

活需要、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厘清马克思的人本思想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

注释:

[1][19][21]张富文:《马克思人本思想之探析》,《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第13、13、14页。

[2][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5、57页。

[3][4][11][13][16][2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2、162、501、501、499、189页。

[5]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4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70-271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53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44页。

[9]谢新:《论马克思人本主义思想演进中的三大“统一”特征》,《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第90页。

[10][35]夏建国、夏泽宏:《论马克思人本思想的历史生成及其意蕴》,《湖湘论坛》2011年第6期,第40、37页。

[12]周育国、沈诚:《马克思人本理念的基本视界》,《理论界》2007年第4期,第22页。

[14]张富文:《马克思的人本思想及其现实意义探析》,《理论导刊》2009年第2期,第24页。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5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0页。

[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2-593页。

[20]赵兴良:《马克思的人本思想及其当代价值》,《江西社会科学》2013年第9期,第22页。

[22]张振华:《马克思人本主义思想的时代化解析》,《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0年第10期,第82页。

[23][3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6页。

[26][法]卢梭:《社会契约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7页。

[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4页。

[28][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16、507页。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32页。

[3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32页。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41页。

[34]邹瑄:《马克思人本思想及其当代价值探析》,《牡丹江大学学报》2009年第11期,第28页。

[责任编辑:钟和]